

历史的观念译丛
Series of Ideas of History

23

历史知识与历史谬误

当代史学实践导论



〔美〕阿兰·梅吉尔 著

〔美〕史蒂文·谢泼德 〔美〕菲利普·霍恩伯格 参著

黄红霞 赵晗 译 赖国栋 黄红霞 校

Historical Knowledge, Historical Error
A Contemporary Guide to Practice

Allan Megill

with contributions by Steven Shepard and Phillip Honenberger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历史的观念译丛

历史知识与历史谬误

当代史学实践导论



〔美〕阿兰·梅吉尔 著

〔美〕史蒂文·谢泼德 〔美〕菲利普·霍恩伯格 参著

黄红霞 赵晗 译 赖国栋 黄红霞 校

Historical Knowledge, Historical Error
A Contemporary Guide to Practice

Allan Megill

with contributions by Steven Shepard and Phillip Honenberger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知识与历史谬误：当代史学实践导论/(美)阿兰·梅吉尔(Allan Megill)

著；黄红霞，赵晗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4

(历史的观念译丛)

ISBN 978-7-301-30330-6

I. ①历… II. ①阿…②黄…③赵… III. ①史学—研究 IV. ①K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34293号

Historical Knowledge, Historical Error: A Contemporary Guide to Practice

Copyright ©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9 by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No part of the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The English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The Russian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the Moscow publisher Kanon + .

本书中文简体字翻译版授权由北京大学出版社独家出版。未经出版者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发行本书的任何部分。

- | | |
|-------|--|
| 书 名 | 历史知识与历史谬误：当代史学实践导论
LISHI ZHISHI YU LISHI MIUWU; DANGDAI SHIXUE SHIJIAN DAOLUN |
| 著作责任者 | 〔美〕阿兰·梅吉尔(Allan Megill) 著 黄红霞 赵晗 译 |
| 责任编辑 | 李学宜 陈 甜 |
| 标准书号 | ISBN 978-7-301-30330-6 |
| 出版发行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 地 址 |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
| 网 址 |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
| 电子信箱 | pkuwsz@126.com |
| 电 话 | 邮购部010-62752015 发行部010-62750672 编辑部010-62752025 |
| 印 刷 者 | 北京大学印刷厂 |
| 经 销 者 | 新华书店 |
| | 965毫米×1300毫米 16开本 23.5印张 284千字 |
| | 2019年4月第1版 2019年4月第1次印刷 |
| 定 价 | 62.00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博雅



Series of Ideas of History

编辑委员会

主 编

耶尔恩·吕森 (Jörn Rüsen, 德国埃森文化科学研究所)

张文杰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副主编

陈 新 (浙江大学历史系)

斯特凡·约尔丹 (Stefan Jordan, 德国巴伐利亚科学协会历史委员会)

彭 刚 (清华大学历史系)

编 委

何兆武 (清华大学历史系)

刘家和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涂纪亮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张广智 (复旦大学历史系)

于 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海登·怀特 (Hayden White, 美国斯坦福大学)

娜塔莉·戴维斯 (Natalie Z. Davis,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索林·安托希 (Sorin Antohi, 匈牙利中欧大学)

克里斯·洛伦茨 (Chris Lorenz, 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

于尔根·施特劳布 (Jürgen Staub, 德国开姆尼斯技术大学)

卢萨·帕塞里尼 (Luisa Passerini, 意大利都灵大学)

埃斯特范欧·R. 马丁斯 (Estevao de Rezende Martins, 巴西巴西利亚大学)

于尔根·奥斯特哈默尔 (Jürgen Osterhammel, 德国康斯坦茨大学)

再次献给芮塔和玛利亚

我会弄清楚马丁·盖尔为何离开他的村子、他又去了哪里,阿诺·迪蒂尔是如何而且为何成为了冒名顶替者,他是否骗过了贝特朗·德罗尔斯,以及他为何未能继续骗下去。这些都会让我们对16世纪的农村社会有新的了解。……但最后,这任务却比我当初想象的要难得多。

——娜塔莉·泽蒙·戴维斯,《马丁·盖尔归来》

简单的真理在于真理通常难以得到,甫一发现,真理又很容易就消失了。

——卡尔·R. 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

“历史的观念译丛”总序

序 一

在跨文化交流不断加强的当下,如影相随的是,我们面对着全球化时代的一种紧迫要求,即必须更好地理解文化差异及特殊性。由中外学者携手组织的这套丛书,将致力于把西方有关历史、历史编纂、元史学和历史哲学的话语带入中国历史文化的园地。

历史论题是人类生活中极其重要的元素。在历史中,人们形成并且反映了他们与其他人的认同感、归属感,以及与他者的差异。在归属感和差异的宽泛视界中来看待“世界诸文明”,人们才能够谈及“文化认同”。历史学家们的专业学术工作往往涉及并依赖于认同形成的文化过程。由于这种牵涉,无论历史学家是否意识到,政治都在他们的工作中起着重要作用。不管学术性的历史研究仅仅是作为资政的工具,还是因其方法的合理性而有着特别功能,这都已经是公开的问题。

关于历史思维的学术地位的许多讨论,还有它对“客观性”或普遍有效性的执着,都与世界范围内现代化过程中的历史思维之发展联系在一起。在这一过程中,历史思维获得了学术学科或者

说“科学”(Wissenschaft,采该词更宽泛的意义)的形式。历史学研究的传统,其自尊就在于,它声称与非专业历史学相比有着更高层次的有效性。一般用的词就是“客观性”。与这种对客观性的执着相反,许多重要论述进入了历史学家的自我意识,这牵涉到他们与各自国家历史文化的相互关系。例如,后现代主义极力否认客观性这种主张,并且指出,尽管历史研究有其方法的合理性,而在历史研究之外的政治利益、语言假定和文化意义标准等等,历史的解释却对它们有一种根本的依赖。

在意识到了记忆的作用,并且意识到了非专业性因素在异彩纷呈的人类生活领域中表现过去的作用之后,发生在历史学内外的、有关历史思想以及它作为学术学科的形式讨论,就因这种新的意识而被扩大了。在人类生活的文化定向中,记忆是一种巨大的力量,它似乎要取代历史在那些决定历史认同的行为中所处的核心位置。这样一种更迭是否会造成足够重要的后果,影响到历史在民族文化生活中的角色,这一点还悬而未决。只要记忆与“实际发生的”经验相关,历史就仍然是对集体记忆中这种经验因素的一种言说。

在反思历史思想与职业历史学家的工作时,这种视界的扩展因为如下事实而获得了额外的扩大和深化,即:人们为了理解现在、期盼未来而研究过去的方式存在着根本的文化差异;没有这样的洞见,就不可能正确地理解历史。既然认同关系到与他者的差异,而历史是呈现、反思和交流这种差异的领域,历史学家的工作就必然一直处在对付这种差异的张力之中。“文明的冲突”便是一个口号,它表明,通过回忆和历史形成的认同中存在着紧张因素。

既然认同不只是界定和奋争的事情,它同时还是理解和认知,为此,这双重因素在历史话语中都必须主题化。每一种认同都因

识别出他者而存在,而各种认同或认同的文化概念之间的张力以至于斗争或冲突,都不得被理解为一种认知的要求。是什么使得他者出现差异呢?对此不理解,认知就不可能实现。这样,就必须了解他者的差异中那些强有力的文化要素和过程。

进而,若缺少贯穿这种差异的可理解性原则,认知也不可能。就学术性话语的层面而言,在将历史认同主题化,使之成为差异的一个事例时,这些普遍的要素和维度与专业性历史思维的话语特征有着本质上的关联。

这就是本丛书的出发点,它想把西方世界人们理解、讨论、扩展、批判和利用历史的途径告诉汉语世界。

这套丛书可谓雄心勃勃,它试图展现西方历史话语的整个领域。在思考历史的西方人眼中,西方历史思想是什么?谁的观点成了有影响观点?想象一种单一的西方历史思想类型,并以之与非西方的中国人或印度人的历史思想相比对,这相当容易。但更进一步,人们就会发现,西方并没有这样一种类型,即单一的“观念”“概念”或者“根本”。相反,我们找到了一种话语,它呈现出各种不同概念、观点和实际作用之间错综分合的交流。这套丛书便展现了这种多样性和话语特征,当然,非西方世界也会有类似情形。

本丛书分为作者论著和主题文集两类出版。第一类选取该作者对历史话语而言有着重要地位的作品,第二类则选取历史话语中的一些中心主题。每一卷都有介绍该作者或主题的导论、文本注释和文献目录。

本丛书期待对历史学领域中在新的层次上并且是高质量的跨文化交流有所贡献。抱着这种呈现更广泛的意见、立场、论证、争执的雄心壮志,它希望成为跨文化交流中类似研究的范例,使不同文化彼此得到更好的理解。在跨文化交流与对话的

领域内，就一种对文化差异彼此了解的新文化来说，这种理解是必要的。

耶尔恩·吕森

2006年5月于德国埃森

序 二

近代以来,西方历史思想家为人类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思想资源。历史的观念经过一代代思想家的演绎,构成了多元的话语系统,而且,这个系统还随着思想家们不断的思考、表现而获得扩充。

我们往往通过书本了解思想家们对历史的看法,但对于读者自身而言,我们却不能只是从书本中去理解历史。事实上,我们就生活在历史中,这并不是说我们现在的经历将成为历史,而是指我们身边的每一处能够被言说、被体悟的事情,如果不能够获得历史解释,它都无法进入理性的思索之中。从历史中获取意义,获取人生在某个时刻具有的确定性和行动的立足点,这是试图了解历史的人所追求的。但这样一种能力对于个人而言并不是可遗传的或可积累的,每个人都不得不在自己的生活中重新发展它。思想家们对过去的理解与认识、对历史这个观念的思考,以及对与历史相关的一些问题的探询,这些都只为我们耕耘未来生活这块荒原提供各式各样的工具,却不提供秋收的果实。

系统地译介西方史学理论或历史哲学作品,一直是20世纪以来几代中国学者的梦想。这个梦想曾经深藏在何兆武先生年轻的头脑中,此后,他身体力行,译著丰卓,为拓展国人的历史思维付出了不懈的努力。如今,跨文化交流的加强,以及国内学术事业的繁荣,使得这一梦想更有可能变为现实。

本丛书有幸得到了德国学者耶尔恩·吕森教授的大力支持。吕森教授认为,加强跨文化交流有利于创造一种新的世界文化,现存诸种文化可以包含在其中,但它们了解彼此的差异,尊重彼此的习惯;平等交流使得我们可以跨越文化鸿沟,同时拓宽我们理解历史的文化限度。这也是中方编辑者的初衷之一。这样,中德双方

组织者表现出极大的热忱。从丛书框架、选题的设计,到约请编译者,乃至沟通版权,一项项艰巨的任务在数年来持续不断的交流与努力中逐渐得到落实。

丛书编者有着极大的雄心,希望以数十年的努力,将西方 18 世纪以来关于历史、历史编撰、元史学和历史哲学的重要文献渐次翻译,奉献给汉语世界。如果可能,这套丛书还将涉及非西方世界史学思想的文献。

显然,这套丛书的出版是一项跨文化交流的成果,同时也是一项民间的学术事业,在此,我们要对所有帮助这套丛书出版的编者、译者、出版者表示感谢。愿这样的努力,也能够得到读者的关注、批评与认可。

张文杰 陈新

2006 年 5 月

中文版前言

我非常高兴地迎接——确切地说是庆祝——这本书的中文版出版。该书最初的英文版 *Historical Knowledge, Historical Error: A Contemporary Guide to Practice* 是 2007 年 2 月出版的,俄文版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Эпистемология* (*Istoricheskaya epistemologia*) 出版于 6 个月后,中文版的问世比我原来希望的要晚了很久。^①

正如这本书的标题显示的那样,本书关注的是我们对于过去知道什么以及知道多少的问题。它通过一系列更为具体的问题来探讨这个一般性问题。历史与记忆之间,历史、记忆与传统之间,是什么关系?我们从过去能够获得什么,以及反过来说,什么是我们依然无法获得的?叙事在历史中扮演什么角色?历史的叙事性、写实性层面如何与它的认知层面——也就是说,与历史所宣称的它作为有关过去的知识的身份——联系起来?

进一步说,历史学家们对于过去做了哪些特定类型的宣称,这些宣称(以及它们的合理解释)彼此之间如何不同?如果说历史

① Allan Megill, *Historical Knowledge, Historical Error: A Contemporary Guide to Practi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 and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Эпистемология*, trans. Marina Kukartseva, V. S. Timonin, and V. E. Kashaev (Moscow: Kanon, 2007). 俄文翻译在芝加哥大学出版社最终敲定文本购买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因此俄文版在某些地方与“芝加哥”原版有不同之处。

关心的是实现“客观性”，那这一说法是否说得通？如果说得通，这种“客观性”是什么？历史学家们有理由宣称的应该是什么类型的客观性？政治承诺（political commitment，以及其他种类的承诺）在历史研究和写作中扮演什么角色？

再进一步说，推测——我们可能更应该称之为“溯因推论”（abductive inference）——在历史研究和写作中扮演什么角色？为什么这种推测不可避免？此外，如何能够在认知基础上检验这种推测？是否有可能提出一种单一的“宏大叙事”，一种单一的长期（长时段）历史，它能够貌似合理地宣称自己是人类唯一的历史或者至少是那一历史的某个部分？最后，历史如何与宣称不同？

在2007年，这些是重要问题，它们今天依然是重要问题。本书的“底线”——它的中心主张——是清楚的。以恰当方式进行的历史研究和写作，并不是一种宣传模式和啦啦队模式。它不是——更确切地说，它不应该是——“胜利者讲述的故事”（让我们记住，胜利者总是暂时的）。相反，历史研究是一种科学调查，它有自己的经过长期检验的途径和方法。真正的历史学家应该用他所能获得的最好工具来认真仔细地调查过去。那么，到头来，他或者她有义务“不去计较后果”。

我在原来的前言中曾提到，这本书的有些章节读起来有挑战性，而另一些章节容易一些（通常短一点的章节更容易读）。读者们可以按他们选择的任何顺序随意阅读本书的不同部分，从任何吸引他们的内容入手。

* * *

我要感谢赵晗几年前翻译了本书的第一稿，当时他还是弗吉尼亚大学的一名年轻研究生。感谢复旦大学外文学院的讲师黄红

霞,她完成了本书的翻译。感谢德国维藤/黑尔德克大学荣誉退休的通史和历史文化教授耶尔恩·吕森,和曾任教于复旦大学、如今在浙江大学历史系任教的陈新教授,他们把本书纳入了北京大学出版社“历史的观念”译丛。

如果还要再说的话,我需要感谢其他许多人——那些在弗吉尼亚大学待过的中国学生和学者们,经常,虽然不是总是——以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让我了解中国,尤其但不仅仅是在我数次访问中国期间。但是,这个名单太长,因此我只提上述四位和本书关系密切的人。

阿兰·梅吉尔

2018年6月24日

于美国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

英文版前言

多年前,美国历史学家大卫·哈克特·费希尔(David Hackett IX Fischer)出版过一部有趣但却令人不安的著作:《历史学家的推理谬误:寻找史学思维的逻辑》。这本书虽然初版于1970年,但至今依然在印行,也算是一部小小的经典。其读者包括对历史学家研究历史的方式感兴趣的业外人士,教授史学方法的教师也一直将它列为历史专业学生以及刚入学的研究生的必读书目,作为对本学科中各种陷阱的警示。费希尔列出了112种不同的“推理谬误”,并将它们归为12个类别。他发现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间的很多历史学家都犯了这些推理谬误——事实上,几乎所有这个时期的知名史学家都未能幸免。

我没有费希尔那种令人耳目一新的才智,但的确从他的著作中得到了灵感。我关注的话题也是费希尔关注的,虽然它如今已经很不合时宜;同时,我提出的问题也是费希尔提出的。简而言之,在本书中,我的主要兴趣是使如下问题得以回答的论证和依据所具有的基础,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有什么依据接受历史学家和其他人提供给我们的关于过去的叙述?或者我们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提这个问题:我们如何能最有效地避免史学谬误?历史认识论——或者如果人们愿意的话,可以称之为历史学家的认识论——关注的就是发现并避免这样的谬误。但是,如果我们想要